

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

百年名校重建，請來名導校友拍攝紀錄片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在這脈絡展開。因錯過了去年底在文化中心舉辦的校友籌款放映，終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再次遇上。雖然作為英華女學校的舊生，沒抱着多少期望進場，只求不要過於熱血勵志，也求不要一直把各種金句、格言老調重彈。結果張婉婷鏡頭下那一張張稚嫩的臉，是齣率真和赤裸的青春物語，不僅記下幾個學生10年間的年少美好，也載有成長的冷酷和無情。

文・呂晞頌

同場加映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



(網上圖片)

片中篇章按年分割分，第一章為2011年，是校舍重建計劃的開端，也是主角們踏足中學生活的起點，中一那年她們仍在半山的舊校上課，準備在中二時搬遷到深水埗的臨時校舍，原擬在中六那年會回到新校舍上課，以她們的成長見證學校的變遷。但開拍兩年，工程便因申請追加撥款延宕，失去計劃的初衷，參與拍攝的學生紛紛表態希望腰斬拍攝。團隊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，剛好遇上中三少女的反叛期，她們在兩年間犧牲不少課餘時間和私隱，加上身邊同學、好友，甚至家長的微言。經過一番勸說，拍攝繼續進行，但無法阻止學生躲避鏡頭。拍攝團隊唯有見步行步，張婉婷坦言要放下大導演的身份，被學生指着來罵也要學會謙卑，適時做「樹籬」聆聽少女心事。

拍反叛少女 夠膽夠赤裸

張婉婷在映後憶述，起初曾被羅啓銳澆過一頭冷水，因難認為這題材沒有故事性，勸她不要接拍，但她仍堅持要拍。亦因她的堅持和耐心，在一大群學生中取材6名主角的故事與這時代交織，不是選性格最乖巧、成績最優異的，而是各有棱角，毫無掩飾地呈現她們的反叛與不安，這數段人生故事已夠精彩。像第一個出場的阿余就是「壞過凱婷」的叛逆代表，言談間表現聰敏，但與母親相處的問題而養成說謊的習慣，抽煙、打架、曠課被標籤成壞學生而受排擠。光是看到某老師不屑的嘴臉，嘲諷阿余能否順利畢業（那位老師平常說話也是比較直接），又不避忌找同學來談論一些不堪的傳聞，一來佩服張婉婷的膽量，也佩服這所老牌教會學校的氣量，坦然造就這有血有肉的作品，也回應了她在英華求學期間，深受其師李清詞牧師的一句話影響——「人貴乎真」。

這10年團隊拍下過萬小時的片段，張婉婷花了3年時間剪接，她聲演的旁白像用針線輕柔縫合這些細碎的片段，或有人嫌這些近乎未經修飾的話，說得太直白，但這正是她對師妹們最直觀的描述，像形容平常步速很快的阿聆，是為將來要負起照顧父母和自閉症弟弟的責任，因此要比別人走得更前、更快；又觀察到



導演張婉婷（網上圖片）

立志選港姐的「香港小姐」外表自信，但字體細小、寫的字縮於一角，因她自小父母離異，由親戚輪流照顧，長期寄人籬下，令她自覺被遺棄。細膩的觀察溫柔地呈現每個個體的面貌，張不批評學生的行為，她把批判角度轉向家長，例如中一乘坐父親電單車上學的阿雀，每天按表操課，下課要開GPS定位向母親報到，自小過着「軍事式」生活的她座右銘是「Hea（閒散）是一種生活態度」；立志入港隊、做全職單車手的馬燕茹，其父每天清晨駕車載她與姐姐馬詠茹到練習場，笑言能有更多親子時間，接着畫面是馬燕茹累得在車上倒頭大睡，根本沒有聊天的餘閒；在家中缺乏關注的阿聆積極參與聯校活動，但不被父親理解。取名這個「聆」字，猶是父母希望女兒能聆聽別人，卻忽視了女兒也需要被聆聽。其實子女與父母是同時在成長、成熟，阿雀找到自己的興趣，父母才發現放手讓這隻「雀」自己學飛；「香港小姐」移民美國，與母親一起生活才學會體諒。

《給》片擅於利用主角身邊的人物，帶出各種議題，如夢想是做警察的Madam在擔任副學生長，反省與學

生長Shirley的不和，引伸權力關係的問題；而品學兼優的Shirley經常「包庇」好友阿余，把她犯校規的記名刪去，片中沒有道破，但也許是Madam與Shirley的心結。女校的性別形象也是獨特，短髮帥氣的同學被封為「男神」，亦有同學視之為「不正常」，但像一些較柔弱、或像阿余愛打扮的女生會不被同伴理解和認同。而阿聆在異性面前會用開玩笑的手法展現陽剛的一面，以慈憐姿態稱異性朋友為「公公」，模擬一種戲謔的陰柔形象，亦是十分有趣的側寫。這群學生在歷史洪流中，無可避免置身2012年的反國教、2014年的雨傘運動，《給》片的討論點到即止。而早知現實走向的觀眾，焦點也自然落在Madam身上。

Madam不敵壓力 放棄警察夢

2019年英華新校舍終於竣工，不再是主軸的「重建」化為引子，成了穿插在少女成長、社會氛圍中的某種隱喻。這班已畢業的女生回到新校，反而惦念深水埗租來的那間校舍。英華依山而建，現時寬闊的入口，沒有由下路（堅道）至上路（羅便臣道）、高座至低座的10多層樓梯，建築太美也讓人感覺陌生。成長過程看似漫長又艱辛，青春殘酷在於期許與現實的落差。同年的社運，Madam不敵大學同學的壓力，放棄警察夢，聞說現在是個教師。而在陸運會，同學眼中像神一樣存在的馬燕茹，畢業後當上全職運動員，努力如她也會碰上樽頸，離開港隊回到大學讀書。

有些校友反對公映，不想師妹的私隱公諸於眾，實情恐怕是擔心校譽受損，若她們看到電影節的反應，會發現觀眾多是欣賞英華的真誠。記得10多年前，石校長曾在早會說過：「世上沒有好的學校，只有好的學生。」意即學校本質由學生質素建構而成，但學生本質的好壞又如何界定？在《給》片中呈現的也是種相對的看法。中六那年將近尾聲的一幕，阿余畢業時哭着說，覺得自己不屬於那一班，「但你永遠屬於英華」這句表現了校長、老師們的不離不棄。阿余其實不壞，只是從小就懂得忠於自我，選擇一條孤獨難行的路，慶幸她如今依然無悔。

星期日
生活

二二
編輯
第二頁
朱建勳